

中世近世及近代篇

从锁国到开国

探寻早期日本人西学之路的奥秘

郝如庆 时述济 辛春燕 编 ■

解读日本人早期向西方人学习的历史轨迹，并试图找出一些可供世人玩味的规律性的东西。

中国文史出版社

中世近世及近代篇

从锁国到开国

探寻早期日本人西学之路的奥秘

郝如庆 时述济 辛春燕 编 ■

中国文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从锁国到开国 / 郝如庆,时述济,辛春燕编. —北京 :
中国文史出版社,2016.3

ISBN 978-7-5034-7576-4

I. ①从… II. ①郝… ②时… ③辛… III. ①日本-历史 IV. ①K31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047044 号

责任编辑:卢祥秋

出版发行:中国文史出版社

网 址:<http://www.chinawenshi.net>

社 址:北京市西城区太平桥大街 23 号 邮编:100811

电 话:010-66173572 66168268 66192736(发行部)

传 真:010-66192703

印 装:河南承创印务有限公司

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710×1010 1/16

印 张:19.5 字数:307 千字

版 次:2016 年 3 月第 1 版

印 次:2016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35.00 元

文史版图书,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文史版图书,印装错误可与发行部联系退换。

在学习研究日本历史时,总感到有许多事情搞不明白。例如,中国的先进文明早在公元前三世纪就传入日本,为什么汉字会在几百年后才传入日本?西方国家的文明是何时传入日本的,路径是什么?又有哪些影响?为什么日本能成为学习西方的优等生,并且能在亚洲第一个实现现代化?日本崛起了,为什么会那样疯狂地毫无人性地侵略他国,把西方曾经给予的屈辱又强加给它的老师和兄弟国?“脱亚入欧”真的是现代化的必经之路吗?等等。总之,不知道和不明白的事太多,这不能不引起我们学习和研究日本历史的兴趣。几年来,我们用自己的方式搜集和查阅了不少资料,加上互联网查阅的便利,让我们收获了更多的资料,遂决心将我们的部分学习心得编辑成书,希望能给对日本历史感兴趣的人提供点资料。

本书的着眼点是探寻日本人早期向西方人学习的历史轨迹,并试图找出一些可供世人玩味的规律性的东西。这无疑是一个很大的挑战。由于我们力所不逮,只编成了中世和近世及部分近代篇。

本书对前面问题提供了部分答案,解开了部分谜底。

首先是葡萄牙人第一次踏上日本国土并将第一支西式火铳带到日本,开启了日本人学习西方的大门。接着,西方的传教士来到日本并开始传播西方文化。基督教在日本的传播引起当权者的恐慌,于是就有了禁教和锁国、开国。在锁国期间,荷兰人和中国人却被有意地留了下来,尽管被限制在长崎的一隅,但作为西学的兰学却像涓涓细流一样浸润着日本大地。这就是说,日本没有完全与世界隔绝。美国将军佩里用武力迫使日本打开国门之后,日本人更看到了自己与西方的差距,在震撼和彷徨中,日本不少有识之士开始主动地探索向西方学习之路,明治维新就是日本人为顺应时代潮流而主动发起的自我革命。

我们注意到,在日本幕府时代末期,日本同样面临着变成西方殖民地的风

险。由于以年轻的下级知识武士为核心的全体日本人集体的觉醒、反抗和选择，日本成功实现了民族崛起，幸运地摆脱了被西方殖民化的危险。

在这个过程中，日本人民表现出一些自己独有的特点。而最主要的特点应该是强烈的好奇心和百折不挠的探索精神、持续不断的危机意识、自我否定意识以及为了国家的转型达成的民族共识等。总之，表现出不同寻常的日本人所谓的“民度”。

客观上说，上述特点的产生当然与日本所处的东亚边沿、孤悬海外的地理位置不无关系。长期以来，日本处于世界中心文化的边沿，它没有产生具有世界意义的原典文化。但是，它所处的位置使它既有利于静观外国文化的演变、发展及利弊，便于选择性吸收，又不容易受到大陆国家的控制以及社会变动的冲击。这样，日本的文化当中就有了许多日本固有文化与中西文化融为一体的独特性。我们也应该看到，西方殖民浪潮冲击大陆时，大陆国家又确实为它起到了警示和防浪堤的作用。关于这一点，中日两国学者中都有人认同。但是，对于一个民族的崛起来说，所有的外部条件只能起到辅助作用，关键还在于它自身的觉醒、认知以及正确的行动选择。

事实上，从近世开始，日本社会内部已经为后来的变革准备了许多条件，例如，封建的江户幕藩两元体制、相对宽松的政治社会环境、各阶层较高的识字率和求知欲、较发达的手工业和商业的发展、新知识新观点的传播、下级武士的求变精神等等。这一切都不同于同时期的皇权官僚专制桎梏下濒临窒息且封闭的中国封建社会。就是说当日本奋起直追西方的时候，它能够不像古老的中国那样，背负着传统的文化大山，左顾右盼、步履蹒跚，而是能够果断甩掉身上的包袱，轻装直追。

我们在书中还可以看到，在西方列强的挤压和西方文化的冲击下，日本的先觉者较早地开始反思自己的文化。许多从西方学习考察归来的洋学派青年知识分子把自己的落后归结于曾孜孜以求的汉学甚至人种，必欲彻底抛弃或者改造而后快，简直到了数典忘祖甚至自虐的地步。有人把这种现象称之为“自我殖民主义”。

不过，具有讽刺意义的是，正是这种矫枉过正式的自我否定和以西方为学习榜样的全面改造，即所谓的“脱亚入欧”，日本才得以避免陷入殖民地的泥潭，

在亚洲率先实现了日本民族的崛起和现代化。当然也应该看到,对西方文明的过度陶醉让日本人的那些本来就有的岛民偏狭性及封建武士的嗜杀好战性与西方的弱肉强食、适者生存的森林法则结合在一起,造成了侵略他国、自己民族也几乎毁灭的悲剧。

这个教训无疑是深刻的。

现在,我们正心无旁骛地致力于民族振兴的伟大事业。在这个时刻,稍喘息一下,了解和关注他国已经走过的路径,想必不无益处,正所谓“磨刀不误砍柴工”“他山之石,可以攻玉”。

以上是我们的一点体会,也是编写本书的动机。如果能对读者了解日本这个国家有些微的参考作用,就已经不胜荣幸了。

由于笔者所涉猎的资料并不全面,能力有限,认识不高,编写过程中难免有所偏颇和疏漏,请专家和读者批评指正。

本书第一至七章由郝如庆撰写,第九至十三章由时述济撰写,第十四至十八章由辛春燕撰写。王小洁参与本书第八章和第十九章的撰写及资料收集、策划、校对、制图等工作。

编写过程中,李庆祥教授、郭海宁教授、市党史办田荣主任、市外联办孙元超处长、同窗学友张绍宣处长等人都给予了不少指导和帮助。出版过程中,王祺女士和编辑老师给予了精心细致的指导。本书参考了国内外作者的不少资料,在此一并感谢!

2016年春节于威海鸣翠花园小居 郝如庆

第一章	西式火铳初入日本始末	001
第二章	西班牙传教士沙勿略“发现日本”	006
第三章	基督教在日本的传播	009
第四章	日本历史上第一个访欧使团——天正少年遣欧使团	014
第五章	日本历史上第一个访欧贸易使团——庆长遣欧使团	016
第六章	丰臣秀吉禁教	026
第七章	德川幕府锁国	031
第八章	昙花一现的日本“大航海时代”	044
第九章	兰学的兴起及其对日本的影响	046
第十章	佩里叩关,日本开国	062
第十一章	荷兰人指导下的长崎海军传习所	074
第十二章	日本漂流民带来的外国信息	113
第十三章	咸临丸横渡太平洋,日本海军官兵初识美国	121
第十四章	日本幕末向海外派出的外交使团知多少?	136
第十五章	日本幕末向海外派出的留学生知多少?	169
第十六章	在尊皇攘夷过程中日本与西方之间爆发的第一次大规模武装冲突——萨英战争	246
第十七章	在尊皇攘夷过程中日本与西方之间爆发的第二次大规模武装冲突——下关战争	256
第十八章	幕末时期法国对日本的援助知多少?	263
第十九章	幕末时期英国对日本的援助知多少?	285
参考书目		303

第一章

西式火铳初入日本始末

日本天文十二年(1543)八月二十五日,也就是新历十月初,正是台风多发的季节。这一天,日本种子岛南端一个名叫西村的海边,漂来一只遇难船。村民们很快就发现,这只船并非本邦船,船上的人也非本邦人。这件事引起不小的骚动。

有人立即将此事报告给村里的领主——一个名叫西村织部丞的武士。西村接报,马不停蹄地赶到现场。

船上有 100 人左右,却没有一人会说日本话。西村起初以为是中国人,素有汉文修养的他决定用笔谈交流。因为来得匆忙,西村没有带笔,只好以木棍代笔,以沙滩为纸,交流起来。

据后来受种子岛领主委托,记录这段历史的日本僧人南浦文之在《铁炮记》中记载,笔谈是这样开始的:

西村:船中之客不知何国人也?

五峰:此是西南蛮种之贾胡也。

这个叫五峰的人是中国安徽人,另一个名字叫王直,是明朝的一个儒生。后来,成为海盗头领。他回答的内容,用现代语来说就是:这些人是西南蛮来的商人。在当时的日本,西南蛮指欧洲,南蛮指东南亚。因受中国古代文化思想的影响,他们通常把日本、中国以外的地方视为蛮荒之地。

对种子岛西南端一个小村落的领主来说,他既不可能了解当时的世界形势,也不可能知道有南蛮、西南蛮这些地方。

通过笔谈,西村终于明白了他们需要粮食和淡水,并希望尽快修理好船只,返回家乡。

西村不便做主,就报告了岛上的领主时尧,请求下一步指示。

时尧下令：立即将船拖到赤尾木港，我要接见船客们。

台风过后，大海恢复了往日的平静。遇难船被拖到了时尧的居城赤尾木港，时尧当即接见了船客们的代表。

据《铁炮记》记载：来到时尧面前的有两个贾胡之长，一曰牟良叔舍，一曰喜利志多侏孟太，这是汉文记录。欧洲的文献中也出现了两人的名字：一个叫弗兰西斯克，一个叫奇利西塔·达·毛塔，他们都是葡萄牙人。

两个代表都带着火铳枪，时尧虽然对从未见过的葡萄牙人惊诧不已，但更让他感兴趣的是两人攥得紧紧的“铁家伙”。

两位葡萄牙商人也察觉到时尧的视线频频地射向他们手中的枪，便决定在赤尾木城堡院内演示火铳的射击。随后，种子岛上第一次响起了枪炮的轰鸣声。

在此之前，时尧等人只见过弓箭之类的飞行器，从未见过这样的“铁家伙”。时尧断定它可以成为杀人利器。

笔谈还是通过明朝人五峰来进行的。时尧要求买下两支火铳。《铁炮记》记录了当时的情形：这两支火铳价格高得不可企及，时尧执意要买下两支火铳，以为家珍。通行的说法是，时尧以 2000 两白银的高价买了下来。但是从当时种子岛的财力来说，时尧虽贵为岛主，也不可能投下 2000 两白银的巨款买下两支火铳。

这些且不说，令人关注的是时尧后来的做法。按常理，花如此巨款买下的东西，应加以珍藏才是，但时尧却没有这样做，他做出了一个英明的决定：命人复制。这一决定，可以说彻底改变了日本战国时代的战场形势。

时尧唤来铁匠师傅，下令说：“分解其中一支火铳，给我造出同样的东西来。”时尧当时只有 16 岁。16 岁的少年领主无疑是出于强烈的好奇心才命令复制的。

一般人会认为，种子岛那种穷乡僻壤的铁匠，是不可能复制得出来的。假设葡萄牙人乘坐的遇难船漂到了邻近的屋久岛，那种说法也许是对的，但种子岛是一个盛产铁砂之岛，是制铁之岛，少年领主下令复制火铳绝非荒唐之举。

种子岛上至今传诵着《若狭传说》的故事，也实实在在有若狭之墓。《若狭传说》披露，铁匠师傅八板金兵卫在接到复制的命令后，的确分解了火铳，但不

会制作枪管的底塞。他就将女儿若狭贡献给弗兰西斯克,换出了枪管底部螺丝的制作方法。但这个传说大约是后人的杜撰。

后来,种子岛终于成功地仿制了火铳。

《铁炮记》是这样描写火铳的:“长二三尺,其体中通,外直而质重。虽体中通,底有密塞。旁有一孔,是通火之径。其形无与伦比。用法是将妙药装入其中,再填以小铅弹。后将一白靶置入岸边,一人手执此物,修身眇目,从一旁孔点火,立刻弹中目标,无有脱靶者。发射如电光石火,响时惊雷轰鸣,听者无有不掩耳者也。此物一旦发射,银山可碎,铁壁可穿。如有向他国寻仇之奸佞,触之立刻命丧魂丢。况祸害苗床之麋鹿,更不在话下。世间利用之法数不胜数。”火药制造之法,据说也同时传入日本。

实际上,日本天文十二年(1543)以前,日本人已经知道有中国造小铜铳的存在,更知道“蒙古来袭”时一种被称作铁炮的火药兵器的威力。

日本永正七年(1510),大明的小火铳从中国传到日本的堺,并被复制,后来又广泛流传到日本东国地方。但是,其威力远比不上种子岛的火铳。

那么,种子岛制造的火铳,后来又是通过什么途径,传播到了九州以及本州的呢?

《铁炮记》记载着两条路径,而《国友铁炮记》记载着另一条路径。

《铁炮记》记载,首先是纪州根来寺的一个名叫津田监物的僧人来到种子岛,学会了火铳的制法。回到根来寺后,津田又将火铳的制法传给根来寺门前的名叫芝辻清右卫门的人。后来,根来就成了日本火铳三大制作基地之一。

第二条路径是堺的商人橘屋又三郎开辟的。他听到了火铳传到了种子岛的消息,敏锐地感到发财的机会到了,立即来到种子岛,向八板金兵卫学习了火铳的制法。回到堺后就大量生产,不用说他因此而发了大财。

第三条路径是《国友铁炮记》记载,是由九州传播开来的。原来种子岛岛主时尧将复制的一批火铳献给了自己的上司萨摩藩藩主岛津义久,义久又将其中的五支献给了幕府将军足利义晴。义晴又命令部下细川晴元让近江国国友村的铁匠们复制了火铳。

根来、堺、国友三个地方都成了火铳的制造基地,其源头无疑都是种子岛。

天文十二年(1543),日本正处于百年战国时代中叶,那是个群雄争霸的时

代。地方大名(日本古时对领主的称呼,相当于中国古代的诸侯)们为了能搞到新式武器火铳,自然是打破了头,于是火铳很快就普及到日本全国,并改写了日本的历史。

附带提一下,西方的火炮和火铳是在明代传入中国的。明正德末年(1521),一种名叫弗朗机铳的武器从葡萄牙传入中国,比日本火铳早了20多年。

日本的西式火铳通过战国时代战火的洗礼,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并一度达到当时世界一流水平。据说,1600年的日本关原之战时,东西两军动用的步枪达到6万支。当时整个日本大约有10万支步枪。而在当时的欧洲,拥有最强军队的法国国王只有1万支步枪,整个欧洲的步枪不会超过日本的数量。西式步枪传入日本40年后的1583年,据说,当时日本的步枪制造能力和水平就超过了欧洲。1565年的时候,日本火铳制造基地之一的堺的商人和一个叫松浦隆信的武士曾用当时制造的火铳袭击过葡萄牙的船只。有个叫路易斯·弗罗依斯(1532—1597)的葡萄牙传教士曾评价日本火铳说是“粗劣的铁炮”。可是,20年后,同样是路易斯·弗罗依斯本人,不得不承认日本火铳的精巧。到了日本战国末期,据说单是堺这个地方,就日产火铳15支,年产大约5000支,相当于日本全国产量的60%。日本全国生产大约8000支,这个数量已经超过了当时的欧洲。不仅如此,其性能也强大了很多,例如命中度和防水措施等方面都超过了当时的欧洲。对日本来说,40年是一个飞跃阶梯,这是被日本历史证明了的事实。就是说,这引进的东西,只过40年,日本的仿造能力就超过了它的老师。只是,德川家康统一日本全国后,日本再没有发生大的战争,火铳在结构上也再无发展。战争促进武器装备发展,这是铁律。日本江户时代,火铳发展停滞有其内在原因,大约有以下3个:

1. 德川幕府实行了严厉的闭关锁国政策,西方的先进技术不再进入日本。
2. 1615年的“元和偃武”以后,天下太平,火铳很少再有实战的机会。
3. 儒学大家林罗山创立以朱子学为核心的武士道后,火铳不是光明正大的,而是卑劣见不得人的思想广泛传播,深入武士阶层,影响了武士研发武器的积极性。

在江户时代,火铳的发展几乎陷入停顿,但是注重射击技术修炼的炮术流派却广泛产生,同剑道一样,呈现百花齐放的局面。到了幕府末年,各种炮术流

派达 200 家以上。根来、堺、国友三大火铳的生产基地得到各个流派的订货,各个基地都生产出各具特色的火铳。此外,一些大藩,如萨摩、阿波、长州、土佐、仙台、米泽等,都按照各个流派的要求制造火铳,并体现了各自地域的特色,呈一时之盛。

可以说,日本人购买、制造葡萄牙西式火铳是日本人直接向西方人学习的第一步。

第二章

西班牙传教士沙勿略“发现日本”

日本天文十八年七月二十三日(1549年8月15日),西班牙传教士圣方济各·沙勿略成功登陆日本九州南部的鹿儿岛,开始了向日本传播基督教的历史,西方史称沙勿略“发现日本”。

沙勿略是何许人?他为什么会“发现日本”?

沙勿略1506年出生于西班牙东北部比利牛斯山麓纳瓦拉王国的一个贵族家庭。出生后不久,王国就被西班牙合并。1525年,沙勿略进入巴黎大学圣巴尔贝学院学习。不久,遇见修道士圣依纳爵·罗耀拉,两人一起参与创立了耶稣会。后来,耶稣会得到教皇保罗三世的认可。

那时,葡萄牙国王若昂三世,正改变用武力占领东南亚实行殖民统治的方针,转而采用对异教徒实行基督教化的政策。他要求教皇保罗三世派耶稣会会士向非洲、印度以及东南亚方向传教。于是,便有千人规模的耶稣会传教士应声出动,沙勿略就是其中的一员。此时,他还肩负着教皇特使的重任。

1540年,沙勿略离开里斯本,于1541年12月到达葡萄牙占领的印度的果阿。在那里,他整整待了7年,并精力充沛、坚定忠实地执行了传教活动的使命。这期间,他还到过马六甲、摩鹿加群岛。

一个偶然的機會,他在马六甲的教会里,邂逅了一个日本青年,名叫弥次郎。这次见面改变了沙勿略的人生轨迹。

弥次郎出生于日本大隅或萨摩,原来曾是一位武士。他因为在鹿儿岛犯有命案,避祸逃到了马六甲。

沙勿略向弥次郎详细询问了日本的情况,得知日本没有伊斯兰教这样强大的曾让耶稣会大伤脑筋的抵抗势力,遂下决心将基督教传向日本。

沙勿略于1548年1月20日写给罗马全友会的一封信详细介绍了当时的

情况：“当我还在马六甲的时候，值得信赖的葡萄牙商人给我带来了一个重大的信息，那就是在东方发现了一些大岛，并且为时不久，名字叫日本列岛。据商人们的意见，这些岛屿远比印度的任何国家都希望热心地接受基督教。日本人是非常好学的国民，这是印度的非教徒所没有的特质。与这些商人相伴的，还有一位名叫弥次郎的日本人。我询问弥次郎，我如果同你共赴日本，日本人是否会成为基督信徒。他回答说，日本人大概不会马上成为信徒，他们首先会问你问题，接着会研究你的回答以及你有多少智慧，并且还会探讨你的生活与你所教的是否一致。如果你能对他们的询问给予满意的答复，你的生活无可挑剔的话，也就是说这两个问题你能够合格的话，大王、武士以及有想法的所有人都会表明对基督的信仰。这个考验期大约需要半年。据弥次郎所述，日本人是只为理性所引导的国民……”

沙勿略所介绍的日本国民的特性，无疑是准确的。

在亲自调查的基础上，沙勿略还让葡萄牙商人阿尔巴莱斯提供了一份有关日本的情况报告。阿尔巴莱斯曾于1546年访问过日本。他在报告中详细地介绍了日本的国民性、风俗习惯、宗教、社会制度、地理等等。

这一系列的活动，进一步增强了沙勿略的信心。他认为在葡萄牙领土以外的地方传教，是神的旨意。

总之，出发前往日本之前的日子里，沙勿略做了周密的设想，确立了明确的方针。

1549年8月15日，他终于登上了日本鹿儿岛。

在登上鹿儿岛后的两个半月里，沙勿略细致地考察了日本，并做出了日本是否适合传教的判断。

1549年11月5日，他在写给果阿全友会的信中，详细介绍了自己的判断。信中说：“在此，我将迄今为止自己的见闻，以及通过他人而获得的知识报告给仁兄们。首先，通过接触，在我所知的范围，这里的国民是我所遇到的国民中最杰出的。我认为，任何非教徒的国民没有比日本人更优秀的了。日本人总体上具有良好的素质，待人无恶意，好交往。他们的名誉感特别强烈，对他们来说，名誉感就是一切。日本人大体上是贫穷的，但无论是武士还是平民，没有人为贫穷而感到耻辱。大部分居民会读书写字，这一点非常有利于短时间内学习聆

听神的教导。

“日本人实行一夫一妻制，盗窃极少，大约是因为峻法酷刑的缘故。他们极其憎恨偷盗之恶行，是心地善良的国民，并且喜好交往和学习。当听到神的教诲，并理解时，他们会高兴得手舞足蹈。迄今为止，我所到的国家，无论是基督教徒，还是异教徒，就盗窃而言，没有见过可如此信赖的国民。他们不祭祀兽类形状之偶像。大部分日本人尊敬古人，据我所知，那是些哲人之类的人。国民中崇拜太阳者甚多，也有崇拜月亮的，但是他们都喜欢听理性的话。他们中间若有人因作奸犯科，违反自然理性而被断罪时，他们会举双手赞成……”

在信中沙勿略还认为，与之做贸易可获得巨大利益。

最后，沙勿略得出如下结论：日本是个非常适合传教的地方，将会比印度获得更大的成功，得到更大的慰藉。与此同时，沙勿略还为后来的传教士仔细地制定了传教规条和方针。在他归国后，他的继承者们严格地执行了他的既定方针，从而使基督教在日本得以广泛传播，并兴盛一时。

沙勿略“发现日本”，并将基督教初步传于日本，开启了日本人正式认识西方和学习西方的大门。

第三章

基督教在日本的传播

沙勿略在登陆日本，并且做了两个半月的调查研究之后，雄心勃勃地做出了一项计划。

他着手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掌握当地的语言。他深信，如果能精通日语，将会非常有利于人们信仰基督教。他乞求上帝能让他迅速地掌握当地语言。经过 40 天的集中学习，他进步神速，已经能用当地的语言解释上帝的十诫。他的计划初告成功。

接着，他来到日本京都，会见日本全国的统治者和宫廷的官僚们，希望实现他的自上而下的第二步传教计划。结果，他的计划失败了。原因很简单，因为那时的日本正处于“战国时代”，那是个“无王的时代”。于是，他立即改变方针，转而做有实力的地方领主的工作，这一次他成功了。

第三步，他计划到日本有名的大学交流。例如到足利的藩校交流，让欧洲与日本合作，进行学者之类的交换。

第四步，加紧进行宗教文献和教理的翻译介绍。这对识字率很高的日本来说，以文书方式传道，的确便捷有效，而且对东西文化的交流也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只可惜，就在他的计划初见成效的时候，1552 年，沙勿略就早早辞世，空留遗憾在人间。

沙勿略走了，但是他的精神和布教方针却被其他传教士继承下来。

奥尔冈蒂诺就是一个典型代表。

奥尔冈蒂诺，意大利耶稣会的一个非常能干的传教士。他 1570 年来到日本的京都，颇得当时的实力人物织田信长的信任。在织田信长的保护下，他获得了很大的成功，并受到当地日本人的喜爱。他高度评价日本，尤其是京都文化。1577 年九月二十日，他在给朋友的一封信中是这样写的：“……京都之在日本，有

如欧洲的罗马。科学、见识、文明更加高超……抛开信仰不说，我们明显不如他们。自从粗通日本语之后，我终于明白世界上还有如此聪明机敏的人们了……”

不用说，奥尔冈蒂诺对日本似乎有评价过高之嫌。不过，由于他对日本人近似崇拜的评价，让他很快就融入日本人中间。

有意思的是，自从西方人与日本人邂逅，对日本人的两种截然不同的评价一直相伴而行。

卡布拉尔就是另外一个典型。

卡布拉尔于 1570 年六月，作为一个新传教长来到日本，他对日本做过自己独特的研究。他的结论是，日本人傲慢而贪婪，伪善且自尊心极高。所以，他认为应该以高压态度对待他们，以便让日本人认为他们低欧洲人一等。卡布拉尔还在教会内歧视日本人，嘲笑日本的风俗习惯；他绝不想使用日本语，在日本完全过着特立独行的西方生活；他极力反对让日本人当祭司，从来不给他们学习的机会；更有甚者，他的行动方式含有太多的政治倾向，他企图以贸易和军事的好处来利用基督徒中的大名诸侯。很显然，这对基督教的发展是极其危险的，并且显而易见地影响了传教活动的进展。

接到上述报告后，范礼安心急如焚，充满着危机感。

范礼安是沙勿略精神的继承者，是一个有志于在日本传教的人物。1579 年，他以日本准管区巡察使的身份来到日本。他对卡布拉尔的传教方针极为失望，果断将卡布拉尔调往了澳门。

翌年，范礼安制定了《日本布教规定》，其中最重要的内容是在日本各地设立神学校，培养日本人当祭司。这种做法与卡布拉尔的做法完全不同。另外，范礼安想方设法加强全日制初等学校的建设，设立这种学校是沙勿略的既定方针，一直被历代领导人所继承。

据范礼安 1583 年十二月七日的信透露，单是在西日本就有 200 所学校。范礼安的方针是建立从小学到大学的基督教学校。普遍地建立学校，对传教来说，无疑是最有效最可靠的方法。

自沙勿略在日本传教开始，几十年间，耶稣会的圣职者，包括日本修道士在内，虽然仅有十多人，但是，传教的地域已经从九州鹿儿岛、天草、太村五岛、平户、博多、丰后等地，扩展到山口、堺、河内、摄津、京都、安土、美浓、尾张等地，信徒数量猛增。1579 年信徒大约有 10 万，1582 年是 15 万，1587 年是 20 万，